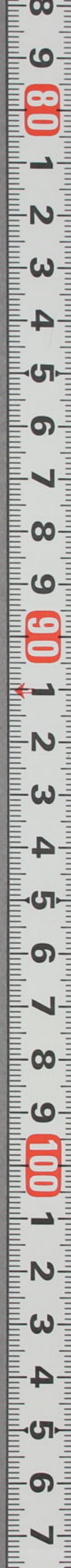




容齋叢書

六

1 曾 5
119
6 止



門 119
號 119
卷 6

藏本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十一

宋長洲勉夫王惲著

明秀州元叟張昞校

錄尚書事

漢置錄尚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蔽按書本意麓卽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釋者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

卷之十一



風雨時其鑿甚矣是習聞當時之記爾領尚書
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如張安世霍光王鳳
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爲錄尚書事以
趙惠等爲之章帝蓋專其一時之權以一字易
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在三
公上每少帝立則置之猶古者冢宰總已之義
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釁往往由此吁可歎也
今州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承此名

烏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鷓頭白之說觀燕太子
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
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西質
秦烏白馬角生鮑照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
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積薪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救

火愈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
曰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
趨火燥者先然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
董之言祖此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
居上此語出於文子黯蓋引而言之耳漢書二
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字從本音也此二
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子賜切漢書合從
此音

浩穰

張敞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
掌及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為京兆表
曰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權合首無
疆之祝穰字作平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
漢書上聲用

烏鬼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一嬾真子以為豬

蔡寬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
沈存中筆談緝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
以爲鷓鴣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觀唐
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太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
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
人衣黑繪白蠻則婦人衣白繪又以驗冷齋之
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
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

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
不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
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
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
據南蠻傳烏卽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
以爲烏鴟之烏

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

御史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服金印者隋唐有
隨身魚而青紫為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謬也
鬼知唐人言金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
錫集高陵令碑亦曰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
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史孝章碑曰
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厚集陽道州碑
曰皇帝以銀印赤紱即貶所起陽公柳公墓表
曰遷大理評事加朱裳銀印張燕公集郭知運

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蓋以當
時服色言之非真所謂漢印綬者

唐袍服用

唐人袍服用花綾觀白樂天謝裴常侍贈鶻銜
瑞草緋袍魚袋詩曰魚綬白金隨步躍鶻銜紅
綬繞腰飛弟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
葦彩動綾袍鴈赴行注緋多以鴈銜瑞莎為之
喜劉蘇州賜金紫詩曰魚佩葦鱗光照地鶻銜

瑞草勢冲天方鎮詩曰通犀排帶騰瑞草勒袍
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宗詔頃來賜衣衣
綵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鷓鴣
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便宜以鴈銜威
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草
也唐志亦詳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

作艇航是木舟余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
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
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
大舟也秋水纜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
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良二千石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
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

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
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
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不知宣帝致此
者於久任勸勵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使之
不能動搖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間而無恐懼
不安之態是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觀王嘉嘗曰
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
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効事留中會赦

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
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
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因王嘉言孰從而知
之

丹陽

今潤州丹揚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自或
者疑之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揚江
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

也又考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建康守為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為丹陽郡而以曲阿為丹陽縣然則今潤丹陽正非漢丹陽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

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誤矣

釋乳母過

史遺載韓晉公為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之顧況為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即要乳母今為侯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按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徙乳母家

於邊奏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爲泣下舍人曰
第行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
子陛下已壯矣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
是人主憐焉乃下詔無徒乳母罰譖之者見史
記滑稽傳

宮殿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其別名皆
曰堂是也故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

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宮甘泉殿
蕭何傳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
央亦名宮疑皆起於此時按黃帝有合宮堯有
貳宮湯有鏹宮周有蒿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
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化人宮神異經有天淫
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
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
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奉

劔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
 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
 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某殿而已
 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畝之
 宮象往入舜宮霍光第中鵠鳴殿前黃霸居丞
 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
 參韓信皆有殿

報羅

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
 羅天也撫言又謂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
 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
 說不同

鄭子真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深考往往疑
 為谷口鄭子真按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
 即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平

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想不止此余觀史傳間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禹有四人其他如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揚雄龔遂之徒亦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宇文貴前漢自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為將有兩裴巽俱尚主

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謂凡有三王喬然古人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見言之耳崇文總目謂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字相同錄二卷闕考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余考約為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

元初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為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深亦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約諡隱侯為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上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為允又詩詞有

沈腰清瘦之語又考約之言曰老病百白數旬革帶嘗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語詞蓋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卻有沈瘦二字

江革

蒙求江革忠孝王覽兄弟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南史梁時

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爲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各因其時之所用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

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訢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郿鵠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珉等皆

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琅琊王伯等皆六千匹王
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濟
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
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
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
也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

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
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
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
許門設棨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
觀白樂天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為京兆尹
官皆六品尚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
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何
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

官換綠衣元徵之作武備陞朝散大夫制曰
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
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
罷相爲檢校尚書與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
納檢校尚書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任
禮部郎中呂溫代鄭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
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勲十二乃號柱國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
謂此體初見歐公前此未聞余謂前輩爲文必
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越州并儀堂記亦是此
體如其末云問其辨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
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
問其常所往來而其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
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
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蓋志鍾會之事按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
訟弟之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甚詳
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
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
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
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

也蓋康嘗為安致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
罪康悔因為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
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慝良
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
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
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及善安為兄
所枉訞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
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

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
樂天雜感詩曰呂安兄不道都市殺嵇康

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
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
可處君子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
錄云曹爽多違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
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

區在位者何足以槩其心哉讀雜體詩集應璩
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云者又
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
傳曰應休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
者咸皆怪愕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
休璩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
陽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
七志曰應璩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謂之百

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
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爲曹爽太將
軍長史前後爲詩百餘篇以諷爽採以習俗之
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
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薨上之稱
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違法璩
爲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
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

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
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
樂天平生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如曰未
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十生二毛
三十爲近臣又過三十一憶昔初年三十一忽
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

三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
女名金鸞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知
此四十心如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
十三面瘦頭斑四十四髮鬢蒼七四十五哀頓
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三月盡鬢髮蒼浪四十
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身老日五十蹉
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江城守白髮
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過不爲

矣前歲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半
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
每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藉枕兩州五十
七只欠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爲三
品五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
六十始歸來天明平頭六十人六十衰翁兒女
悲不準擬身年六十六六旬猶健天亦憐冉七老
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已過潘安三十年

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
白六十四年明白催行年六十四七十我今欠
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十
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
八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孫三歲七十我年
幸過之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七十一七
十三人難再到七十三翁且暮身七十過三更
較希七十四年身壽及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

七十五薨自三十至七十五往七必見於詩又
有本時十二三之句及數行鄉淚一封書則題
曰年十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年十七時作
少年已多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二十君
三十又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余觀白公年十
八時謂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疆壽考
至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祿既有姬侍不能無耗
蝕氣血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七

於榮利是亦養壽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終六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寬適有以驗其壽云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箏賦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阮瑀此意又出於王褒洞簫賦

裏曰澎湃沆瀣一何壯士優永溫潤又似君子

封贈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

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也此例極多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太白詩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久愁蓋用此語余觀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曹植詩曰悲風動地起浮雲翳

日光傳玄詩曰飛塵汚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策傳曰日月之明蔽於浮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此皆祖離騷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之意注雲氣冥冥使晝日昏暗論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浮雲蔽晦分使日月乎無光又曰何汜濫之浮雲兮蔽此明月顧皓白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邪害忠良之意苻堅時趙整歌亦曰不見

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杜老夔府詩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臚涕漣漣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一句東坡中隱堂五詩為四韻亦有坡伏鼈崖伏龜之語近於意重僕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但晚輩規倣前作不可用此為

格此魯男子所謂柳下惠則可耳

名與本傳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曰鄧艾疑古人艾又字通用如石經艾用三德為艾用三德也後漢謂虞詡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寔字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枨史記與漢碑皆曰申黨唐涼國公主傳謂字華莊碑謂花妝史記始皇紀丞相隗林觀鐵秤權銘

則曰隗狀非林也。有得漢周惡夫印，或疑惡非亞字。劉原父謂亞惡二字古者通用。案史記盧縮係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侯是矣。海陸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揚淵之稱揚泉非一字泉明也。

道士鵝羣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

庭換白鵝。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余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爲君寫就黃庭了，不傳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鵝羣，不知穀何以知其爲道士劉君也。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

此乎

三叟

僕髫鬣時侍叔父問路有_{三叟}之說謂出於近時小說因閱類要見應璩一詩正有是語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_{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鉏禾莠任車問_{三叟}何以得此壽正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中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_{三叟}言所以能長久乃知此

古語爾

呼物之音

世為戲語嘲姓奚者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鄰白雞呼_州州州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為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湖日蕩船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以余觀之落字爲佳竹坡殆未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爲精明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別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窗雨謂筆架爲窗雨所沾耳開元遺事載蘇頌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古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古又老妻畫紙爲碁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爲局削木爲碁又無行亂眼多見庾信鵝詩雪光偏亂眼

太公

嬾真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余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淮南子曰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尚父九十乘

旌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正文蓋嘗求之諸說互有不同雜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姜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二太公之謀居多則

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也左傳稱呂伋
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既得太公
相知之深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之年
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娶其女此允汗
漫難以稽考

唐詩見兩處

唐人一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
病轉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

此二詩既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賃宅得花鏡
初開恐是妖此一詩既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
集有月皆同賞無秋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
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明集則曰憶盧綸不
知果誰爲也

郡守左符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留郡庫每郡守
之官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以此爲信自周顯

德間廢而此制不可復唐之魚符卽古者銅虎符之意也按古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非謂留郡庫也謂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以防其僞其或遣使調發於郡國則請內庫之右符以合郡國之左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臥內竊虎符以召晉鄙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太略如此然觀唐志謂符寶郎掌國之符節藏其左而班其右環濟要略銅虎符

竹使符中分留其左半以右半付之則知古之符藏其右而班其左後之符藏其左而班其右此爲不同今刑統出左符以合右符是亦左者在內右者在外也說者謂請內庫之左符以合郡國之右符耳

同年

漢高祖與盧縮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縮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

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濟與
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
死濟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
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合行敏詩曰因緣三紀
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
爲相及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
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
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前定

灌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
鑿井適中古甃得石甬銘曰漢六年頽陰侯開
下云二百年當塞上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
所開權欣然以爲巳瑞樗里子之葬渭南也曰
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
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樗里子至漢高帝造二
宮之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井之開塞二宮

之建劔其先定已如此況他事乎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十一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十二



宋長洲勉夫王楙著

明秀州元豐張昞校

禽經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
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
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余因求
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

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
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
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鳴
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睨雀以猜懼燕以狂
眈鶯以喜轉鳥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候臯
以凶叫鴟以愁嘯鵠飛則蜮沉鷓鳴則蚓結鵲
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
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啞短脚者多伏長脚者

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
語得之鮑夷白余又觀之如鷺自成而受胎鶴
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鶴傳枝此見變化論
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鳩鵲以晴交而孕此見爾
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蜃無臟見崇有論此
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
人作余考古今羣書類目竝無禽經又觀三國
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

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慨慷

漢皋詩話曰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類方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亦難放效余謂慨慷二字退之東野亦有所祖非二公自爲也然慷字多作平聲用觀

曹孟德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第一章協歌何多第二章協慷忘康退之東野輩蓋祖此非特二公也如左太冲張文昌王昌齡岑參等皆用此語岑參詩廿五韻竝於平聲方字韻押其一聯有曰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顛倒用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悽慘作慘悽琴瑟作瑟琴參商作商參皆隨韻

而協之耳又如綢繆二字張敞則曰內飾則結繆綢

盧氏四世

唐盧懷謹清素有守為時名相懷謹少子奕死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操不同如此

後宮嬪御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
役而已豈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
十人排次當夕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
其說引內則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
御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侯之制五日一御九
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
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下九九面

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九夕
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
人當一夕十五夕而徧自望後反之以御女八
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
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
五日一徧三十日再徧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
當一夕半月之間百二十人俱徧後半月復然
周而復始其說如此今豪臭公子多畜姬媵倚

重藥右伐真氣而助疆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
雖韓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
大夫以粉白黛綠喪身殞命何可勝數前覆後
繼曾不知悟射工狐狸工於迷次正自不能不
爾

檄楚相文

張儀相秦為文檄楚相曰始吾從君飲我不盜
而壁若咎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此段

文連五句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霸等數語同

五言詩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余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攷耳余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五言徹章此正明為五言

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類先生所類觀瀾集收枚乘詩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爾

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

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
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蹟
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對燕燕已見於杜牧
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
有所祖魯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
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
之偏枯可以為法也余嘗有一詞為張儀真壽
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嫵眉

京兆眷方滋富貴莫推辭門兩戟卸棹一綸絲
尊菜秋風鱸膾美桃花春水鰕魚肥笑傲雲谿
湄

玉盤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摧折非所恠但令
入玉盤梁簡文朱櫻詩已麗金釵瓜兼美玉盤
橘故子美詩竹裏行廚洗玉盤余謂前後賦果
蔬用玉盤字何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

淹楊梅頌云爲我羽翼委君王玉盤梁武帝詩五
盤著朱李金栢盛白酒梁簡文橘詩無假存雕
飾玉盤予自嘗徐搗橘詩愧以無雕飾徒然登
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
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王維櫻桃詩中使
類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可縷舉漫錄謂子美
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錄曰杜詩有洗兵馬末云安得壯士挽
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霽
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
天洗兵也余觀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
黃雲裴行儉碑曰洗兵諾真之水刷馬草心之
山此皆有洗兵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
罕聞張說詩貫索挽河流

頓

漫錄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
余謂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
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
有兩玉人是言人也宋明帝王枕嗜酒時以大
飲爲上頓是言飲也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
說以證一頓二字出處不知一十字已見前漢書
矣

俗語

吳曾漫錄曰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按陳從
易寄荔枝與盛叅政詩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
兒今人斥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
翻謂人曰邢家小兒爲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
而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祈龔養正作續釋常
談二十七卷余病其未廣更欲續之未果姑疏
大略於左樓羅見南史噤門見晉書王故見東
漢入力見北史承受見後漢證左見前漢相僕

見吳書直白見禮記注門客見南北史察子見
唐書駟儉見前漢求食見左傳措大見唐書高
手醫見晉書小家子無狀子見前漢浮浪人見
隋書茶博士見語林酒家兒見藥布傳廚下兒
見吳書家常使令見衛子夫傳快活三郎見開
元傳信錄掉書袋見南唐書同年爰見劉禹錫
集注齋襯錢年月日子入粗入細看人眉睫見
南北史近市無價見曾子巧詐寧拙誠見說苑

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詩賣漿值天
涼見姜子牙語近朱赤近墨黑見傅玄太子箴
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來
見顏氏家訓生爲人所咀嚙死爲人所權快見
左雄語舉頭三尺有神明見徐鉉語龍生龍鳳
生鳳見丹霞語對牛彈琴作死馬醫冷灰豆爆
皆見禪錄似此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
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而盧仝詩曰不予衾之

眠信予衾之穿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趙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謂讓一寸饒一寸則曹氏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而曹氏令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東坡賞花詩

漫錄曰東坡賞生詩曰仙花不用剪力裁國色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

開南部新書記嚴憚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椀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余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已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于侯董嬌嬌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

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閒是也。

棠陰蠻榼

頌人惠愛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梁簡文詩棠陰君詎隣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本之地。今人類知棠陰爲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

鮮有知者。白樂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揚柳小蠻腰，卽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公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名耳。

功參微管

語有承襲紕繆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

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
頑味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
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
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陳
梁書中有是語

唐突

漫綠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馬融長笛賦粹遯矚
突注徒郎切以唐爲鴉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

留餘跡劉禹錫鏡詩瓦礫來唐突此唐突字魏
曹子建牛鬪詩行彼土山頭歛起相搪突見太
平廣記余謂矚搪唐三字不同皆一意爾東漢
陳羣曰蕪菁唐突人蔘在諸人之先正用此唐
字若引曹子建詩用搪突字則魏志子建謂韓
宣豈應唐突列侯又用此唐字矣晉人無鹽唐
突西施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見於唐人劉
李一公而已漢碑有乘虛唐突之語孔融傳有

唐突官掖

再拜

漫錄白晏元獻與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
事禮畢云云此外希順變不備殊再拜十一哥
十一嫂吾家有富鄭公一帖正與晏元獻一同
前後皆云彌再拜幾叔幾嫂乃知前輩以再拜
二字施於尊長不肖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
則以為輕已雖平交亦不敢況況與叔乎

猫鬼

南北朝多事蠱毒有所謂猫鬼者觀隋獨孤陀
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者鬼也其猫
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故
當時下詔禁之甚力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余
始不曉猫鬼為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猫鬼乃
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為鬼蠱而依附於人人畜
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

死乃知猫鬼如此

晝寢

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
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
譏之非謂其書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書眠之
理後漢書載邊韶書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
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而應之曰邊爲
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此雖

一時戲語以余觀之韶之爲人計每每好睡故
弟子有此嘲非爲其一時假寐而爲是言也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
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
氣血而功用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人多
以麋鹿茸爲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而不
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

茸補陰利於婦人按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
月麋角解鹿以夏至頃角而應陰麋以冬至墮
角而應陽故知二者法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
肉暖以陽為體麋肉寒以陰為體以陽為體者
以陰為末以陰為體者以陽為末末者角也其
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

畫龍不成

後漢孔僖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反類

狗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為
畫龍余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
如令狐德棻後周書引韋浚保語古人稱不入
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白樸

元微之詩有白樸流傳用轉新庄云樂天於
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
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

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二
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即微之所謂白樸
者是也為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
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
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小名

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天子既長慕
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所謂太子者即小名

耳陸龜蒙有小名錄五卷恨不得見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跋奚奴文
余謂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
虛作百官本草賈志忠作御史本草或者謂前
此未聞余謂此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
以比類當時之士如曰麝本多忌比庾炳之苓
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溼比沈演之棗膏昏

鍾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丹松蘇合比
慧琳沈實寡和以自比況所不同者此以人彼
以官耳

小食

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自唐已有
此語鄭修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
小食亦罕知出處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
常饌為小食小食之名本此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敘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
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意也潘岳作晉世
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傳玄四箱樂歌曰
上教如風下應如卉

五總龜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
為五總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顏真卿所

撰踐獸墓碑曰顏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與
踐獸凡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

火浣布

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
是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
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
洲在南海中有狷狃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
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

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
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
爲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爲布也

足寒傷心

龔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
野僉載俗諺篇其源出於黃石公三略劉子五
代史皆嘗引之不但僉載也

劉琨盧湛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湛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詩琨重贈盧湛有白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湛所答按琨集中有湛答曰誰言日向暮桑榆猶啓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諒謹歲詣劉司空并贈司空

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諒書與詩云云今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鍾嶸詩品曰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深考唐藝文志劉琨集十卷余家藏正本十卷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五

終

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
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
本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
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草草蘇見之曰於大
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
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
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
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

絕君親又將誰懟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
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
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
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此
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
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衣

昌通擢甲誓師出抗而死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
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
蓬蒿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甲末三字
蔡元長作閭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
文昌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

人所爲命蔡元長易之文詞相本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
改題爲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
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
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
表云孔子從佛胎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
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
侍郎表云上皇勅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
適視草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
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
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
受學於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果云
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挺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
載於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
也

狄青為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情士卒
每得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
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
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辜而出典外藩仁
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

附錄 卷之十一
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
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
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
怖卻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遣中使撫問青聞
中使來即驚疑終日不半年病作而李皆文公
之謀也

蔡京為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
用否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官

者京得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
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
齊下

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
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
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
詩云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
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者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

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聞曹塌了鄒寘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

鋪敘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紬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

但格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太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怨何邪了翁誦老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悖逆姦詐十事

揚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士一好
間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
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
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
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
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

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
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
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
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
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
寢衰矣

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紀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翁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州非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間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

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
入仕用作四六題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
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題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為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
同在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頴子不遷怒不貳
過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
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

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
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為姤二陰生為遯陰小人象陰
至於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
君子則當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為遯此沈潛道
源云

齊地有蠱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孽地以行
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孽者即

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
大指非也
今之與揚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芷又從而
招之說者以爲芷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
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
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閤雖奴
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違豫三街楊存中成閤

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
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
復坐顧無僕從自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爲
獻遺世多泚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賤
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
安受其謗而不辯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字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卽不用弔慰人卽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卽以手狀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若干卷其議

論之純正稽考之精確鈎撫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盥讀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嘉泰壬戌清和月高郵陳造唐卿書

此穀祥十一世祖講書君府君所著也府君蚤孤隱居養母博學好古著述甚多鄉人尊稱之曰講書君云是書家藏宋鈔本惜闕而不全嘉靖壬辰穀祥承之選曹偶於寮友處得見全帙亦鈔本借歸命吏錄之謹自校閱

媿膚淺不知所裁壬戌夏秋穀祥敬復手錄
 一過且校且錄付工繕寫銀梓六越月而工
 完蓋嘗辱太史文公徵明儀部陸君師道鄉
 進士袁君尊尼先後離校再三又蒙黃門顧
 君存仁太學金君魚借所藏鈔本以資勘訂
 雖甲乙相為是非彼此互有得失而改竄是
 正終寔賴之諸公之惠於穀祥也厚哉間猶
 有疑者姑闕之以俟魚豕之譌拂塵之喻知

所不免然亦千一矣又按是書舊有宋參知
 政事鳳山李公性傳之序文穆范公成大之
 跋今皆不存他日得之當續刻焉

皇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二月望十世孫
穀祥百拜謹識

陳眉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十二終

排韻氏族大全

張天如

文章

一貫

山東高琦

金壁故事

如蓮

新蒙求

季廷機

酉陽雜俎

唐段九成

承應二癸巳年林鍾吉旦

京師書坊

風月莊左衙門

尾張書坊

風月

孫助

